

马可·波罗与济州分水

求芝蓉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

世界闻名的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 (Marco Polo, 1254-1324) 于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时期在中国生活了十七年 (1275-1291), 恰好经历了京杭大运河截弯取直的全过程, 且应该曾沿着大运河经商、宦游, 所以他在《寰宇记》(*Devisement du monde*) 中详细记述了京杭大运河沿线城市以及随之而来的繁荣的航运贸易, 为后世了解元代大运河留下了宝贵的一手史料。

贯通中国南北的大运河, 因为连接了五大水系, 所以从创修开始就因地势差异而在不同河段有着不同的流向。比如杭州至长江的地势南高北低, 运河就自南向北流, 北京至海河的地势北高南低, 流向就是自北向南。元代在山东地区截弯取直, 重新贯通大运河时, 最初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就是找到这一地区的“水脊”, 也就是运河的地势最高点。

根据最新的研究, 大运河的“水脊”从元到明存在一个动态变化过程, 明后期以降, 所谓元明会通河成败关键在于是否选择了南旺为分水口的说法是不正确的。事实上元朝完成大运河裁弯取直后的百余年间, 济州任城 (今山东省济宁市任城区) 太白楼前的天井闸 (又称会源闸) 一直是运河地势最高处。明朝永乐年间, 为了疏通航道, 重开漕运, 当时的工部尚书宋礼主持开凿了一条新的河道 (今小汶河), 从汶水 (今大汶河) 下游的戴村坝引水至南旺, 以增加大运河向北流的水量。此后, 南旺的河道因汶河泥沙填淤而增高, 到了嘉靖年间, 南旺便超过了任城, 成为新的运河水脊, 运河的分水口也就从任城转移到了南旺。¹

然而, 山东地区的水脊不仅在明代因为河道的泥沙淤积而发生了转移, 11-13 世纪应该也有所变化。北宋熙宁十年 (1077), 黄河决堤, 从澶渊 (今河南省濮阳市西) 向南流, 此后一年“河道南徙, 东汇于梁山、张泽泺, 分为二派, 一合南清河入于淮, 一合北清河入于海”²。南清河即泗水, 北清河即济水旧道。³由此可知, 当时山东境内分南北流的“水脊”应该是梁山泊。元丰元年 (1078), 黄河再次北流,⁴直到宋金对峙初期, 东京留守杜充建炎二年 (1128) 在卫州一带决河来阻挡金兵, 黄河才再次南流, 由泗入淮,⁵应该也就是熙宁十年的故道。金朝初期黄河“数十年间, 或决或塞, 迁徙无定”⁶, 但总体而言黄河基本都要经过梁山泊, 然后分南北流, 所以梁山泊淤填严重。

岑仲勉根据传世文献考证梳理了金代黄河的情况, 指出 1180 年后黄河全河南流, 这是

¹ 高元杰, 《明代运河“水脊”的形成及其意义》, 《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 第16-27页。

² 《宋史》卷92《河渠二》,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2284页。

³ 王喜: 《治河图略》, 四库全书本, 第7页B: “宋河自建、绍浚黄河, 决入巨野, 溢于泗以入淮, 谓之南清河; 由汶合济, 至沧州入海, 谓之北清河。”

⁴ 岑仲勉: 《黄河变迁史》, 重庆: 重庆出版集团、重庆出版社, 2022年, 第358页。

⁵ 李心传: 《建言以来系年要录》卷18, 中华书局, 1988年, 第368页: “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 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寇。”

⁶ 《金史》卷72《河渠》“黄河”, 中华书局, 1975年, 第669页。

有史时期以一淮受全黄之水的第一次。⁷此时梁山泊已经泥沙淤积，所以黄河不再先东流至梁山泊后南流，而直接从归德（今商丘）过徐州，夺淮入海（见图 1）。梁山泊从此逐渐干涸，成为屯田之所。⁸总之，金朝之后近 700 年，黄河南流，由淮入海，直到清朝咸丰五年（1855）才重新北流，由大清河至渤海湾入海。

元世祖朝开始讨论重新贯通大运河时，梁山泊已经不再浩荡，缩小成了东平须城附近的安山湖，同时这一地区水脊经过水利专家郭守敬、马之贞等人的勘查，确定为济州任城南。济州分水除了是山东地区的水脊外，另有一个优势，就是存在一条南北朝时期就开凿的，联通汶水和泗水的洸水。1127-1234 年，金朝与南宋以淮河为界对峙，南北漕运不通。金亡后，蒙古（元）与南宋对峙的局势持续了四十余年。1256 年，元宪宗蒙哥汗决定出兵征伐南宋，东平严氏的军队被派到前线蕲宿（今安徽省宿州市）。据碑文记载，东平路行军万户严忠济为运输粮饷，决定重新启用洸水，在汶水上建石斗门，引水入洸，直达任城，“益泗漕以饷宿蕲戍边之众”⁹。洸水的存在使得大运河重新贯通后，济州分水可以从汶水获得水量补充，也就是可以引汶济运。¹⁰

引汶济运工程有三个枢要之处。其一是位于今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的泗水闸堰，其二是位于今山东省宁阳县境内的堽城坝，其三则是济州分水。为了保证大运河的供水，元朝在任城东北方向的兖州修闸、堰来约束泗水，使之向西南流；在北方的汶上县堽城修闸、堰，引汶水入洸水南流；这两股水在任城相会后，注入大运河，以补充其水量，保证通航能力。在与大运河交汇的节点设有三个闸口，分别是一个入水闸，然后东、西各一个分水闸口。通过启闭闸口，可以调节水势，通放舟楫。¹¹至元年间运河开凿的主导者之一马之贞强调：“汶、泗、堽城二闸一堰，泗河兖州闸堰，济州城南闸，乃会通河上源之喉衿。”¹²

“济州城南闸”，很明确地记录了大运河与济州（今济宁市）的相对位置，而明代谢肇淛的《北河纪》的“北河全图”，也清晰地画出了济宁州城南闸（见图 2）。简而言之，济州城南运河上有三闸，被统称为济州闸或济州城南闸。其中洸水南流汇入之闸为会源闸（天井闸，俗称大闸），东西各有一分水闸，用以调节水势。现在济宁市任城区太白楼前有天井闸遗址、古运河对岸有大闸口南街。元人马之贞《改修堽城坝闸记》清楚地记录了济宁分水的情况：“（洸水）南流百六十里至任城，会于泗。析之为二，其一派南通河、淮……其一派自任城西北逆流，过阚城、安山、寿张、阿城、巢陵，至临清北，仅五百里，合于漳。”¹³

洸水至济州城南后被析之为二，马可·波罗在 Singiu Matu 一节记载了这一人造奇迹：“城中之人将这条大河析之为二，一支流向东方，一支流向西方，即一支通往蛮子地，另一支通往契丹。”（F 135: les homes de la ville <de> cest grant fluns en ont

⁷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重庆出版社，2022 年，第 421 页。

⁸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 404 页。

⁹ 李惟明：《改作东大闸记》，王琮《漕河图志》卷 5，明弘治九年刻本，第 47 页 A；谢肇淛：《北河纪》卷 4《河防纪》，国家图书馆藏明万历刻本（善本书号：05213），第 23 页 A。

¹⁰ 参考卢勇、尚家乐：《元代以来引汶济运水利工程变迁研究》，《农业考古》2022 年第 3 期，第 157-165 页。

¹¹ 《元史》卷六四《河渠一》，中华书局，1976 年，第 1615 页：“据新开会通并济州汶、泗相通河，非自然长流河道，于兖州立闸堰，约泗水西流，堽城立闸堰，分汶水入河，南会于济州，以六闸调节水势，启闭通放舟楫，南通淮、泗，以入新开会通河，至于通州。”

¹² 《元史》卷六四《河渠一》，第 1615 页。

¹³ 参考高元杰，《宁阳新见元马之贞〈改修堽城坝闸记〉残碑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 年第 7 期，第 115-127 页。2024 年 8 月 1 日亲至宁阳县堽城里村北大汶河畔校读。

fait .II., car il font l' une moitié aler ver levant et l' autre moitié aler ver ponent, ce est qe le un vait au Mangi et le autre por le Catai. ¹⁴) 大运河虽然贯通南北, 但济州分水一段的运河, 如前所述确实是东西向的, 马可·波罗清楚地记载了这一超越常识的真实。这大概是因为, 至元二十年(1283)济州分水开始营建之时, 马可·波罗结束了出使云南的任务, 开始向东南履行自己斡脱商人的职责, ¹⁵他很可能目睹了济州分水的营建, 所以不仅能够明确指出这是人造的分水, 还正确无误地记载了运河在济州城下分别向东、西奔流的实情。前辈学者根据这对“分水口”的描述, 结合史料中“新州马头”的记载, 已经基本判定其所描述的应该是今天的山东省济宁市。¹⁶

济州的州治本在巨野(今山东省巨野县), 金朝时因黄河泛滥, 巨野被淹, 其州治迁往地形高爽的任城, 因此任城被称为“新济州”, 简称新州。文天祥 1278 年被俘虏并送往大都, 他一路上作诗记录沿途见闻, 其中就有一首《新济州》, 开篇二联是: “借问新济州, 徐郟兄弟国。昔为大河南, 今为大河北。”¹⁷可见文天祥熟知宋金之际黄河从北流改为南流的史实。比文天祥早两年北上的南宋祈请使团则记载: “(三月)二十日, 易行李上车, 属官皆乘铺马。酉牌抵新州。夜宿县治, 即济州也。”¹⁸济州的“新州”之名, 直到元末仍在使用, 王喜《治河图略》中的“历代河图”部分, 始终以“新”字指代济州, 并在其东南方有“分水闸”的注文(见图 3)。

但是马可·波罗《寰宇记》关于济州分水的记载也并非全然正确。传世抄本中成书最早的 F 本记载: “确实, 这条大河来自南方, 直至新州马头这座城市。”(F135: Il est voir qe ceste grant flunz vient de ver midi jusque a ceste cité de *Singiu Matu*.¹⁹) 这与流水自北方而来的事实不符。

根据意大利学者西米恩的研究, 按照版本谱系图(见图 4), 我们可以找到晚出但关键的抄本的校勘本进行比对, 发现大部分抄本记载的这条河流的方向与 F 本一致。

表 1: 与 F 本基本一致的抄本

抄本	原文	译文
L	Ex parte meridiei venit fluvius magnus <ad hanc civitatem>. ²⁰	从南部有一条大河流向这座城市。
Fr	Il est voirs que ce grant flun vient devers midi juques a ceste cité de Singuy Matu, et les gens de ceste cité si ont fait .II. fluns. ²¹	确实, 这条大河自南方奔流而至新州马头城, 此城居民将其分为两支。
Kc ²²	E passa hom un flum qui ve devés migjorn, e	一条来自南方的河流过, 在此被分为两支。

¹⁴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 a cura di Mario Eusebi, Venezia: Edizioni Ca'Foscari- Digital Publishing, 2018, p.156.

¹⁵ 参考陈得芝: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 《蒙元史研究丛稿》,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第 438 页。

¹⁶ 参考陈得芝: 《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 第 439 页。

¹⁷ [宋] 文天祥撰, 刘文源校笺《文天祥诗集笺校》卷十二, 中华书局, 2017 年, 第 1044 页。

¹⁸ [元] 刘一清撰, 王瑞来校笺考原《钱塘遗事校笺考原》卷九, 中华书局, 2016 年, 第 335 页。

¹⁹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 p.156.

²⁰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L_marcato-main.html

²¹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u Monde*, edition critiqu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Philippe Ménard, Tome IV, Genève: Librairie Droz S. A., 2005, p.104.

²² 根据雷吉纳托(Irene Reginato)的研究, K 本有 Kc(加泰罗尼亚语抄本)及自其翻译并融合其他版本的 Kf(法语抄本)和 Ka(阿拉贡语抄本), 因此本文采用其 Kc 校勘本的内容。

	aquí fa II brasses. ²³	
TA	e dirovi come gli uomini de la contrada questo fiume, che viene di verso mezzodie. ²⁴	我将告诉你这个地区的人们如何将这条自南方而来的大河分为两支。
P	Rursum ad meridiem ad dietas .III. est civitas nobilis Singiumatu ad quem descendit a meridie fluvius magnus qui ab incolis in duas partes divisus est. ²⁵	向南行三日程即华贵之城新州马头，有一条大河自南流到这座城市，在此被人们一分为二。
V	questo flume vien deverso mezodì infina a questa zitade. ²⁶	这条河来自南方，直到这座城市。

表 2: 与 F 本存在差异的抄本

抄本	原文	译文
Z	Habent quoddam magnum flumen de quo multum secuntur profectum. ²⁷	城旁有一条能带来大量利益的大河。
VA	El vien un grande fiume a questa zità; la zente dela tera lo parteno in do parte. ²⁸	有一条大河流向这座城市，这一地区的人将其析为二。
R	Et in capo di sette giornate si trova la città di Singuimatu, dentro della quale, dalla banda di mezzodì, passa un fiume grande et profondo, qual dagli habitanti è stà diviso in due parti. ²⁹	在七日程之末可见新州马头这座城市，其中在南边有一条又大又深的河流过，人们将其一分为二。

Z 本和 VA 本都没有河流的方向信息；至于 R 本，则似乎将这条大河理解成了大运河自身，说城南流过一条大河，人们将其一分为二。很显然，马可·波罗对洗水的流向记录存在问题，但对于人造分水与大运河济州城南段的東西流向的记载十分明确。

至元二十七年（1290）春天，马可·波罗离开大都前往泉州时，³⁰大运河已经完成了截弯取直，所以马可·波罗见证了这条元代“黄金水道”的兴起。但是由于大运河刚刚全线

²³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 version catalane (K), Édition critique par Irene Reginato, Paris: Classiques Granier, 2022, p. 336.

²⁴ Marco Polo, *Milione*, Versione Toscana del Trecento, Edizione critica a cura di Valeria Bertolucci Pizzorusso, Indice Ragionato di Giorgio R. Cardona, Milano: Adelphi Edizioni, 1975, p. 203.

²⁵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P_marcato-main.html

²⁶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V_marcato-main.html; Marco Polo, *Il Devisement dou monde* nella redazione veneziana V, a cura di Samuela Simion., Venezia: Edizioni Ca'Foscari- Digital Publishing, 2019, p.274.

²⁷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Z_marcato-main.html. 参考高田英树《世界の記：「東方見聞録」対校訳》，名古屋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24頁。

²⁸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VA_marcato-main.html; Marco Polo, il <Milione> veneto, ms. CM 211, della Biblioteca Civica di Padova, a cura di Alvaro Barbieri e Alvise Andreose, Marsilio, 1999, p.207.

²⁹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commenti/R_II_53-main.html. 参考高田英树《世界の記：「東方見聞録」対校訳》，第325頁。

³⁰ [元] 趙世延等撰，周少川等輯校《经世大典辑校》，中华书局，2020年，第525頁：“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解、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

贯通，主要用于漕运南方米粮至大都，商运、客运功能尚未完全发挥，所以马可·波罗《寰宇记》中记录的大都至杭州的路线，并非完全沿着大运河行进。他显然先从陆路经过涿州、河间到长芦（沧州），然后从沧州就可以利用御河（永济渠下游段，元代称御河）直至将陵（陵州）。马可·波罗记载有一条大河流经将陵城中央，大量商品沿着河道被运往上下游。（F133）之后马可·波罗经过了东平、新州马头（济州）、徐州、邳州、宿豫（宿迁）、淮安，就进入了蛮子地面（江南）。文天祥 1278 年北上时，自建康（今中国南京）出发，经过了真州、扬州、高邮、宝应、淮安、宿迁、邳州、徐州、彭城、沛县、鱼台、新济州、汶阳、东平、东阿、高唐、平原、陵州、献州（沧州）、河间、保州、涿鹿（涿州）。³¹马可·波罗所记涿州至扬州的各大城市，基本可以找到对应的文天祥所咏之诗。

³¹ [宋]文天祥撰，刘文源校笺《文天祥诗集笺校》卷十二。

マルコ・ポーロと済州分水

中国人民大学歴史学院 求芝蓉副教授

世界的に有名なヨーロッパの旅行家マルコ・ポーロ (Marco Polo, 1254-1324) は、元の世祖クビライ・カンの治世に中国で 17 年間 (1275-1291) 生活し、ちょうど京杭大運河が**截彎取直** (彎曲部を直線化すること) された全過程を経験した。彼はおそらく大運河に沿って旅を行ったため、その著作『世界の記』 (*Devisement du monde*) では京杭大運河沿線の都市や、それに伴って発展した繁栄した水上運輸貿易について詳細に記録しており、後世が元代の大運河を理解する上での貴重な一次史料を残している。

中国の南北を貫く大運河は、五つの大水系を連結するため、創修当初から地勢の差異によって区間ごとに流向が異なっていた。例えば、杭州から長江に至る区間は地勢が南高北低であるため、運河の水は南から北へ流れ、北京から海河に至る区間は北高南低であるため、流向は北から南である。元代に山東地区で截彎取直を行い、大運河を再び貫通させた際、最初かつ最も重要なステップは、この地区の「**水脊**」 (すいせき、即ち水稜線、運河の地勢最高点) を見つけることであった。

最新の研究によれば、大運河の「水脊」は元から明にかけて動的な変化過程があった。明代後期以降、元明時代の会通河の成否の鍵が南旺を分水口としたかどうかにあるという通説は正確ではない。実際、元朝が大運河の截彎取直を完成させてから百数十年間、済州任城 (現在の中国山東省済寧市任城区) の太白楼前にある天井閘 (別名、会源閘) が常に運河の地勢最高点であった。明の永楽年間、航路の疏通と漕運の再開を目的として、当時の工部尚書であった宋礼が主導し、汶水 (現在の小汶河) 下流の戴村坝から南旺まで水を引いて大運河北流区間の水量を増やす新しい河道 (現在の小汶河) を開鑿した。その後、南旺の河道は汶河の土砂による堆積で標高が上昇し、嘉靖年間には南旺が任城を上回り、新たな運河の水脊となり、運河の分水口は任城から南旺へと移った。³²

しかし、山東地区の水脊は明代に河川の土砂堆積によって移動しただけでなく、11～13 世紀にも変化があったと考えられる。北宋の熙寧十年 (1077 年)、黄河が澶淵 (現在の中国河南省濮陽市西) で決壊し南流した。その後の一年間、「河道は南へ移り、東は梁山・張沢浜に至り、二派に分かれる、一つは南清河に合流して淮河に入り、一つは北清河

³² 高元杰, 《明代运河“水脊”的形成及其意义》, 《历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 第16-27页。高元杰, 「明代運河『水脊』の形成とその意義」, 『歴史地理研究』2022年第3期、16-27頁。

に合流して海に入った」³³と「宋史」が記録した。南清河は泗水、北清河は濟水の旧河道である³⁴ことから、当時、山東省境内で南北に分流する「水脊」は梁山泊であったと推測できる。元豊元年（1078年）に黄河は再び北流したが、³⁵宋と金が対峙する初期、東京留守の杜充が建炎二年（1128年）に金軍を防ぐため衛州付近で堤防を決壊させてから、黄河は再び南流し、泗水を経て淮河へと流れた。³⁶これは熙寧十年の旧河道に沿ったものと思われる。金朝初期、黄河は「数十年間、或決或塞、遷徙無定（数十年間、決壊したり堰き止められたり、流路が定まらなかった）」³⁷とされるが、全体的には基本的に梁山泊を經由して南北に分流しており、そのため梁山泊は深刻な土砂堆積に見舞われた。

岑仲勉は伝世文献に基づいて金代の黄河の状況を考証・整理し、1180年以降、黄河が全面的に南流したことは、史上初めて淮河が黄河の全水量を受けることになったと指摘している。³⁸この時点で梁山泊はすでに土砂が堆積しており、黄河はもはや東流して梁山泊に至ってから南流するのではなく、歸徳（現在の中国河南省商丘市）から徐州を直接通過し、淮河を奪って海へ流入した。（図1）梁山泊はその後、次第に干上がり、屯田の地へと変わっていった。³⁹要するに、金朝以降の約700年間、黄河は南流して淮河から海へ入り、清の咸豊五年（1855年）に至ってようやく再び北流し、北清河を経て渤海湾へ注ぐようになったのである。

元の世祖の時代に大運河の再貫通が議論され始めた頃、梁山泊はすでに広大な姿を失い、東平須城付近の安山湖へと縮小していた。同時に、この地区の水脊は水利専門家の郭守敬や馬之貞らの調査により、濟州任城の南に確定された。濟州分水は、山東地区の水脊であることに加え、もう一つの利点を有していた。それは南北朝時代に開鑿された、汶水と泗水を連結する洸水（こうすい）の存在である。1127年から1234年にかけて、金朝と

³³ 『宋史』卷92《河渠二》，中華書局，1985年，第2284頁。『宋史』卷92「河渠二」、中華書局、1985年、2284頁。

³⁴ 王喜：《治河図略》，四庫全書本，第7頁B：“宋河自建、紹浚黄河，決入巨野，溢于泗以入淮，谓之南清河；由汶合濟，至滄州入海，谓之北清河。”王喜：『治河図略』、四庫全書本、7頁B：“宋河は建炎・紹興の時、黄河を疏浚し、巨野に決入し、泗に溢れて淮に入る、之を南清河と謂う。汶を以て濟に合し、滄州に至り海に入る、之を北清河と謂う。」

³⁵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重慶：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22年，第358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重慶：重慶出版集團・重慶出版社、2022年、358頁。

³⁶ 李心伝：《建言以来系年要录》卷18，中華書局，1988年，第368頁：“东京留守杜充闻有金师，乃决黄河入清河以沮寇。”李心伝：『建言以来繫年要録』卷18、中華書局、1988年、368頁：“東京留守杜充、金師有ると聞き、乃ち黄河を決し清河に入らしめて寇を沮む。」

³⁷ 『金史』卷72《河渠》“黄河”，中華書局，1975年，第669頁。『金史』卷72「河渠」「黄河」、中華書局、1975年、669頁。

³⁸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421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421頁。

³⁹ 岑仲勉：《黄河变迁史》，第404頁。岑仲勉：『黄河变迁史』、404頁。

南宋は淮河を境界線として対峙し、南北の漕運は途絶えていた。金が滅亡した後も、モンゴル（元）と南宋の対峙は 40 年以上続いた。1256 年、元の憲宗モンケ・カンは南宋征伐を決定し、東平嚴氏の軍隊は前線の蘄宿（現在の中国安徽省宿州市）に派遣された。最近出土した馬之貞の「改修堙城壩閘記」によれば、東平路行軍万戸の嚴忠濟は兵糧輸送のため、洸水の再利用を決定し、汶水に石斗門を築いて水を洸水に引き入れ、任城まで到達させ、「泗水の漕運を利用して宿蘄の辺境を守る兵士たちに兵糧を供給した」⁴⁰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た。洸水の存在により、大運河が再貫通した後、濟州分水は汶水から水量の補給を得ることが可能となり、すなわち「汶水を引いて運河の水量を増やす（引汶濟運）」ことが実現したのである。⁴¹

引汶濟運の事業には、三つの枢要な地点があった。

第一は現在の中国山東省済寧市兗州区に位置した泗水の水門と堰（**泗水閘堰**）、第二は現在の山東省寧陽県域内にあった**堙城（ごうじょう）**の水門と堰、第三が**濟州分水**である。大運河への給水を確保するため、元朝は任城の北東方向にある兗州に水門と堰を築いて泗水を制御し、これを西南方向へ流れるようにした。また、北方の汶上県堙城に水門と堰を築き、汶水を洸水へ引き入れて南流させた。この二つの流れは任城で合流した後、大運河に注ぎ、その水量を補給して航行能力を保証した。濟州分水には三つの水門が設置され、一つは**入水閘**、そして東、西にそれぞれ一つの**分水閘**があった。これらの水門の開閉によって水勢を調節し、船舶の通行を可能にした。⁴²至元年間に運河開鑿を主導した一人である**馬之貞**は、「汶泗堙城の二閘一堰、泗河の兗州閘堰、濟州城南閘は、会通河上流の**喉衿（要所）**である」⁴³と強調している。

⁴⁰ 李惟明：《改作东大閘記》，王瓊《漕河圖志》卷 5，明弘治九年刻本，第 47 頁 A；謝肇淛：《北河紀》卷 4《河防紀》，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善本書號：05213），第 23 頁 A。李惟明「改作東大閘記」、王瓊『漕河圖志』卷 5、明弘治九年刊本、47 頁 A。謝肇淛『北河紀』卷 4「河防紀」、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善本書號：05213）、23 頁 A。

⁴¹ 參考盧勇、尚家樂：《元代以來引汶濟運水利工程變遷研究》，《農業考古》2022 年第 3 期，第 157-165 頁。盧勇・尚家樂「元代以降の汶水を引き運河を利する水利工程の変遷研究」、『農業考古』2022 年第 3 期、157-165 頁。

⁴² 《元史》卷六四《河渠一》，中華書局，1976 年，第 1615 頁：“據新開會通并濟州汶、泗相通河，非自然長流河道，于兗州立閘堰，約泗水西流，堙城立閘堰，分汶水入河，南會于濟州，以六閘擗節水勢，啓閉通放舟楫，南通淮、泗，以入新開會通河，至于通州。”『元史』卷 64「河渠一」、中華書局、1976 年、1615 頁：「新たに開鑿した會通河及び濟州の汶・泗が相通ずる河は、自然に流れる長流の河道にあらず。兗州に閘堰を設けて泗水の西流を制し、堙城に閘堰を設けて汶水を分かち河に入らしめ、南は濟州にて合流せしむ。六閘をもって水勢を調節し、啓閉して舟楫を通放し、南は淮・泗に通じ、新たに開鑿した會通河に入り、通州に至る。」

⁴³ 《元史》卷六四《河渠一》，第 1615 頁。『元史』卷 64「河渠一」、1615 頁。

「濟州城南閘」という記述は、大運河と濟州の相対的位置関係を明確に記録しており、明代の謝肇淛による『北河紀』の「北河全図」にも、はっきりと濟寧州城南閘が描かれている（図2）。要するに、濟州城南の運河上には三つの水門があり、総称して**濟州閘**または**濟州城南閘**と呼ばれた。このうち、洸水の南流が合流する水門が**会源閘**（天井閘、俗称：大閘）であり、東西にそれぞれ一つずつ分水閘が設けられ、水勢を調節した。現在の濟寧市任城区には、太白楼の前に天井閘の遺跡があり、古運河の対岸には「大閘口南街」が残っている。

馬之貞の『改修堽城坝閘記』は、濟寧における分水の状況を明確に記録している。「（洸水は）南流百六十里して任城に至り、泗水と会す。これを分かつこと二つ、その一派は南に通じて河・淮に至る……その一派は任城西北より逆流し、闕城・安山・寿張・阿城・巢陵を過ぎ、臨清の北に至る、僅かに五百里、漳水に合す。」⁴⁴漳水とは、隋唐大運河の永濟渠のことを示す。

洸水は濟州城南に至り二派に分かれるが、マルコ・ポーロは「Singiu Matu」の章において、この人為的な奇跡（難工事）を以下のように記録している：「町の人々はこの大河を二つにしている。つまり、半分は東の方（Levant）もう半分は西の方（Ponent）、つまり一つは蛮子（Mangi、華南）もう一つは契丹（Catai、華北）を通って行くようにしている。」（F 135: les homes de la ville <de> cest grant fluns en ont fait .II., car il font l' une moitié aler ver levant et l' autre moitié aler ver ponent, ce est que le un vait au Mangi et le autre por le Catai. ⁴⁵）大運河は南北を貫いているが、濟州分水の区間の運河は、前述の通り確かに**東西方向**であった。マルコ・ポーロはこの常識を超えた事実を明確に記録した。これはおそらく、**至元廿年（1283年）**に濟州分水の建設が開始された時、マルコ・ポーロが雲南への使命を終え、**中国の東南方向**へ向かって旅したことになった。⁴⁶彼はおそらく濟州分水の建設を目撃したため、これが人工的な分水であることを指摘できるだけでなく、運河が濟州城下でそれぞれ東と西へ流れていく実情を誤りなく記録できたのであろう。先学は、この「**分水**」に関する記述と、史料中の「**新州馬頭**」の記載とを合わせて考察し、彼が描写した場所が現在の中国**山東省濟寧市**であると

⁴⁴ 参考高元杰，《宁阳新见元马之贞<改修堽城坝閘记>残碑考释》，《中国国家博物館館刊》2021年第7期，第115-127頁。2024年8月1日親至寧陽縣堽城里村北大汶河畔校讀。高元杰「寧陽新発見の元時代馬之貞著『改修堽城壩閘記』残碑考釈」、『中国国家博物館館刊』2021年第7期、115-127頁を参考。2024年8月1日、寧陽縣堽城里村北の大汶河畔に現地へ赴き、校讀を行う。

⁴⁵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 a cura di Mario Eusebi, Venezia: Edizioni Ca'Foscari- Digital Publishing, 2018, p.156.

⁴⁶ 参考陳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蒙元史研究丛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38頁。陳得芝「マルコ・ポーロの中国における旅程とその年代」、『蒙元史研究叢稿』、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438頁。

ほぼ断定している。⁴⁷

濟州の州治は本来巨野（現在の中国山東省巨野県）に置かれていたが、金朝の時代に黄河が氾濫して巨野が水没したため、州治は地形の高い任城に移された。このため、任城は「新濟州」と呼ばれ、略して「新州」と称された。南宋最後の丞相文天祥は1278年に捕虜となり大都へ送られたが、その途上で沿道の見聞を詩に記しており、その中に『新濟州』と題する一編がある。その書き出しの二聯は「借問新濟州、徐鄆兄弟国。昔為大河南、今為大河北」⁴⁸（新濟州に問う、徐・鄆は兄弟の国。昔は大河の南、今は大河の北）というものである。徐は徐州、鄆は東平のことで、任城はこの二つ重要な地域の midpoint である。大河は黄河のことを示すから、文天祥が宋金交替期における黄河の北流から南流への変化という史実に通じていたことがうかがえる。文天祥より二年早く北方へ向かった南宋の使節団の記録には次のようにある。「(三月)二十日、行李を易えて車に上り、属官は皆鋪馬に乗ず。酉牌(午後6時頃)に新州に抵る。夜は県治に宿す、即ち濟州なり。」⁴⁹濟州の「新州」という名称は、元末まで用いられており、王喜の『治河図略』中の「歴代河図」の部分では、一貫して「新」の字をもって濟州を指し示し、その南東に「分水閘」の注記を付けている。(図3)

しかし、マルコ・ポーロの『世界の記』における濟州分水の記述も、完全に正確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い。伝世写本の中で最も早いF本には次のように記されている:「この大河が南の方からこのシンジュマトゥ市まで来ている。」(F135: Il est voir qe ceste grant flunz vient de ver midi jusque a ceste cité de *Singiu Matu*.⁵⁰)これは、洗水が実際には北方から流れて来るという事実と合致しない。

イタリアの学者シメオン(Simion)の研究によれば、版本系統図に従って、より後代だが重要な写本の校勘本を探し比較すると、大部分の写本に記載されたこの河川の流向はF本と一致することがわかる。

表1: F本と基本的に一致する写本

写本	原文	訳文
L	Ex parte meridiei venit fluvius magnus <ad	南方より一の大河がこの都市に向かって流れている。

⁴⁷ 参考陳得芝:《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第439頁。陳得芝「マルコ・ポーロの中国における旅程とその年代」、439頁。

⁴⁸ [宋]文天祥撰,刘文源校箋《文天祥詩集箋校》卷十二,中華書局,2017年,第1044頁。文天祥著、劉文源校訂『文天祥詩集箋校』卷十二、中華書局、2017年、1044頁。

⁴⁹ [元]劉一清撰,王瑞來校箋考原《錢塘遺事校箋考原》卷九,中華書局,2016年,第335頁。劉一清著、王瑞來校訂考原『錢塘遺事校箋考原』卷九、中華書局、2016年、335頁。

⁵⁰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 p.156.

	hanc civitatem». ⁵¹	
Fr	Il est voirs que ce grant flun vient devers midi juques a ceste cité de Singuy Matu, et les gens de ceste cité si ont fait .II. fluns. ⁵²	確かに、この大河は南方より奔流して新州馬頭の城に至り、この城の住民はこれを二支流に分かたせている。
Kc ⁵³	E passa hom un flum qui ve devés migjorn, e aquí fa II brasses. ⁵⁴	南方より来たる一の川が流れ通り、ここで二支流に分けられている。
TA	e dirovi come gli uomini de la contrada questo fiume, che viene di verso mezzodie. ⁵⁵	この地域の住民が如何にしてこの南方より来たる大河を二つに分けるかについて述べよう。
P	Rursum ad meridiem ad dietas .III. est civitas nobilis Singiumatu ad quem descendit a meridie fluvius magnus qui ab incolis in duas partes divisus est. ⁵⁶	南へ三日行程を行けば華貴の都市・新州馬頭に至る。一の大河が南方よりこの都市に流れ至り、ここにて人々により二つに分かたれる。
V	questo flume vien deverso mezodi infina a questa zitade. ⁵⁷	この川は南方より発し、当該都市に至る。

表2: F本と異なる部分がある写本

写本	原文	訳文
Z	Habent quoddam magnum flumen de quo multum secuntur profectum. ⁵⁸	大河があり、そこから多大の利益が得られる。
VA	El vien un grande fiume a questa zità; la zente dela tera lo parteno in do parte. ⁵⁹	一の大河がこの都市に向かって流れ、この地域の人々はこれを二つに分流させている。
R	Et in capo di sette giornate si trova la	その七日行程の終わりにシングィ

⁵¹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L_marcato-main.html

⁵²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u Monde*, édition critique publiée sous la direction de Philippe Ménard, Tome IV, Genève: Librairie Droz S. A., 2005, p.104.

⁵³ イレーネ・レジナート (Irene Reginato) の研究によれば、K本には Kc (カタルーニャ語写本) 及びそれから翻訳され他の版を統合した Kf (フランス語写本) と Ka (アラゴン語写本) が存在する。そのため、本稿ではその Kc 校訂本の内容を採用する。

⁵⁴ Marco Polo, *Le Devisement dou Monde* version catalane (K), Édition critique par Irene Reginato, Paris: Classiques Granier, 2022, p. 336.

⁵⁵ Marco Polo, *Milione*, Versione Toscana del Trecento, Edizione critica a cura di Valeria Bertolucci Pizzorusso, Indice Ragionato di Giorgio R. Cardona, Milano: Adelphi Edizioni, 1975, p. 203.

⁵⁶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P_marcato-main.html

⁵⁷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V_marcato-main.html; Marco Polo, *Il Devisement dou monde* nella redazione veneziana V, a cura di Samuela Simion,, Venezia: Edizioni Ca'Foscari- Digital Publishing, 2019, p.274.

⁵⁸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Z_marcato-main.html. 参考高田英樹《世界の記: 「東方見聞録」対校訳》, 名古屋大学出版社, 2013年, 第324頁。

⁵⁹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testi_completi/VA_marcato-main.html; Marco Polo, *il <Milione>* veneto, ms. CM 211, della Biblioteca Civica di Padova, a cura di Alvaro Barbieri e Alvise Andreose, Marsilio, 1999, p.207.

<p>città di Singuimatu, dentro della quale, dalla banda di mezzodì, passa un fiume grande et profondo, qual dagli habitanti è stà diviso in due parti.⁶⁰</p>	<p>マトウ市がある。その中南側を大きく深い川が流れているが、住民によって二つに分けられ……</p>
-------------------------------------------------------------------------------------------------------------------------------------------------------------------------	----------------------------------------------------

Z 本と VA 本には河川の流向に関する情報がなく、R 本については、この大河を大運河自体と理解しているようで、城南を一の大河が流れ、人々がそれを二つに分けたと記している。明らかに、マルコ・ポーロの**洸水**の流向に関する記録には問題があるが、**人工的な分水**と大運河の濟州城南区間が**東西方向**に流れていたことに関する記載は、非常に明確である。

至元二十七年（1290 年）の春、マルコ・ポーロが大都を発ち泉州へ向かった時、⁶¹大運河の**截彎取直**は既に完成しており、彼はこの元代の「黄金水道」の興隆を目撃した。しかし、大運河が全線貫通したばかりで、主に南方の米穀を大都へ運ぶ**漕運**に用いられ、商業輸送や旅客輸送の機能は完全には発揮されていなかったため、マルコ・ポーロの『世界の記』に記された大都から杭州までのルートは、完全に大運河に沿って進んだものではない。彼はまず陸路で涿州、河間を経て長蘆（滄州の西である町）へ至り、滄州から**御河**（永濟渠の下流区間、元代の呼称）を利用して将陵（陵州の県名）まで航行したと考えられる。マルコ・ポーロは、将陵の城の中央を大河が流れ、大量の商品がこの河道を上下流へ運ばれていたと記している（F133）。その後、マルコ・ポーロは東平、**新州馬頭**（Singiu Matu、濟州）、徐州、邳州、宿豫（宿遷の旧名）、淮安を経て、**蛮子**（江南）に入った。文天祥が 1278 年に北上した際には、建康（現在の南京）を出発し、**真州、揚州、高郵、宝応、淮安、宿遷、邳州、徐州、彭城、沛県、魚台、新濟州、汶陽、東平、東阿、高唐、平原、陵州、献州**（滄州の旧名）、**河間、保州、涿鹿**（涿州の別名）を經由した。⁶²マルコ・ポーロが記した涿州から揚州に至る主要都市は、基本的に文天祥が詩に詠んだ地点と対応づけることができる。

⁶⁰ https://risorse-esterne.edizionicafoscari.it/commenti/R_II_53-main.html. 参考高田英樹《世界の記：「東方見聞録」対校訳》，第 325 頁。

⁶¹ [元] 趙世延等撰，周少川等輯校《经世大典辑校》，中华书局，2020 年，第 525 頁：“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鯁・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 趙世延等著，周少川他校訂『經世大典輯校』、中華書局、2020 年、525 頁：「今年三月、旨を奉り兀魯鯁・阿必失呵・火者を遣わし、馬八兒を經由して阿魯渾大王の位下に赴かしむ。」

⁶² [宋] 文天祥撰，劉文源校箋《文天祥詩集箋校》卷十二。文天祥著，劉文源校訂『文天祥詩集箋校』卷十二。

付図

図1：汴梁—歸德—徐州の黄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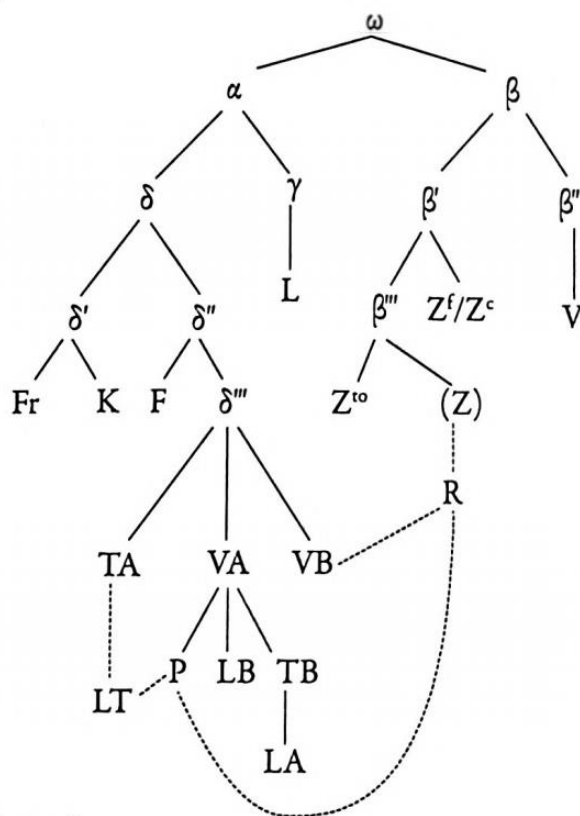


図2：明代の謝肇淛による『北河紀』の「北河全図」の図一



図4：マルコ・ポーロ「世界の記」の版本系統図⁶³

FIGURA 6.4
Rappresentazione grafica dei rapporti tra le principali versioni e redazioni del *Devisement* proposta da Samuela Simion



Fonti: Simion (2017b, p. 27).

⁶³ Samuela Simion ed Eugenio Burgio ed., *Marco Polo. Storia e mito di un viaggio e di un libro*, Carocci editore Studi Superiori, 2024, p.161.